

在放逐中照見詩性的自己—— 柯錫杰與蘇東坡

文／鄭芳和 圖／潔錫杰影像工作室

孤獨而深邃的放逐，是柯錫杰與蘇東坡從生命的叱吒風雲中出走，卻在放逐中遭遇一場形而上的靈魂冒險，然而他們仍是以豪放的豁達，笑對人生，對美的觀照益發透澈，生命更加通透熟成，終於綻放此生的經典創作，柯錫杰成為臺灣現代攝影第一人，對臺灣攝影的啓發產生極大的影響力，而蘇東坡的詩詞早已是千古絕唱。

人生難，就難在一個「瘋」字

一切都從 50 歲，柯錫杰一場未知的命運開始。

那些美麗炫人的模特兒，就像戲班舞台一樣，在聲色一場裡從他的鏡頭走進了昏黃的暗影裡，詮釋了柯錫杰在紐約最風光的攝影顛峰與蒼涼。

曾經柯錫杰苦苦企盼一個美國夢，他來到紐約大都會後，輾轉在三大名攝影師工作室，拋下在臺灣已享有的名家光環，竟由打燈、鋪紅毯、買飯等雜事的卑微助理幹起，他搏命學習商業攝影的門道，終於在 3 年後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從西

柯錫杰

民國 18 年出生於臺南，30 歲赴日學習攝影，38 歲赴紐約發展，50 歲流浪南歐、北非，以「心象攝影」膾炙國際藝壇。曾獲吳三連、國家文藝獎，對臺灣攝影界的影響甚深，被譽為「臺灣現代攝影第一人」。

元 1967 年起在紐約 12 年，當他打入攝影界，締造華人第一位躋身時尚攝影家的傳奇後，那個飽含名與利，光鮮亮麗的頭銜，卻驟然間美得慘然。

他的心靈忽然敏感的湧生一股想要去掘發那被他遺忘，未被探勘的處女地，一種原生式的魅惑向他襲來。他拋下妻兒，賣掉工作室，在他 50 歲那年，難道他真的了悟了孔子所說的「50 而知天命」嗎？說天命也許太沉重，或許是他內心的一種創作焦慮，在千折百轉之後，撩撥起他不安的靈魂吧？！

許多紐約的知心好友，在得知他即將放下一切只為去流浪，都以為他瘋了，好不容易掙得的一張閃亮名牌，即將毀於一旦，都深深為他嘆息。而他平日的行為雖然有時也是瘋瘋顛顛，然而這一次他是徹底的瘋了，在經過兩個月的深思熟慮後，他決定斷了自己的後路，如乩童般地起乩了。

他如果不瘋，永遠無法褪去一身光輝燦爛的枷鎖，唯有瘋才有可能療癒蟄伏已久的內在焦慮，探索自己的價值邊界，尋找自己的攝影藝術航向，即使在航行中觸了礁，迷了航，他仍要繼續向前行。人生苦，苦在執著，人生難，就難在一個「瘋」字，因為瘋了才懂得放下。

究竟激發柯錫杰瘋狂地放下一切，自我放逐的動力何在？這種倦怠的離棄，是

諸多複雜因素的聚攏到位，一來是妻子的求去；與他結褵 20 年，傳統顧家的妻子，發現模特兒住在他的工作室，她覺得這樁婚姻已無法挽回，二來是恩師離世；在臺灣對他恩重如山的藝評家顧獻樑，生前曾對朋友提及「好不容易培養出柯錫杰，他卻待在美國為人作嫁衣裳，不會回臺灣了」，驟然逝世的恩師這一番話，有如棒喝令他猛然驚醒。在美式情色感官的時尚攝影圈中，柯錫杰已深感厭倦，再加上婚姻生活中與妻子的心靈一直無法共振，而恩師的感慨又令他愧對自己。柯錫杰終於如釋重負，他想通了，覺得做自己最重要，他決心回臺灣引介攝影新觀念，不過回臺前他想去完成自己的放逐之旅。

那些打造出來的華麗攝影，難道是美的自然流露嗎？顯然柯錫杰已不再需要精雕細鑿的琢磨，符合一流時尚雜誌的媒體要求，他一一拒絕了，只因那是紀錄式的攝影，不符合他心中的理想，他只想在新天地裡尋找自我的風格。

自我放逐的自由，的確是一種狂喜，也是一種完全臣屬於自己的完美，不必為他人而活，只為自己的存在喝采。他孑然一身在輕盈中飄起，他將飄向何方呢？柯錫杰在日記上寫著：「老天給什麼，我就受什麼，如果有一天，醉死在英國鄉下的小酒館裡，我也不會有遺憾。」

他如此心甘情願地放下，完全迥然不

同於多年前他父親去世時，他向天上的父親允諾，他要在美國打造一個柯家帝國，他當年的雄心壯志，如今何在？

然而他的確為自己打造了柯家帝國，只是不在美國。

柯錫杰寧可醉死在他鄉酒館，不管今宵酒醒何處，也不願再過從前的慣性生活。他在紐約千辛萬苦地闖出一番事業，他其實很成功，也令很多人羨慕得望塵莫及，但是他真正想擁有的是心靈的自由，婚姻結束了，家沒了，工作室也關閉了，他終於灑脫地順著內心的聲音走，捨離原來的



▲ 柯錫杰與樊潔兮夫婦合影。

生活模式，也許是他渴望改變的潛意識，吸引他做出令人不可思議的抉擇。

取消所擁有，才擁有不曾擁有

英國著名詩人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 在〈四首四重奏 (Four Quartets)〉詩中寫道：「為了要抵達你無所知之地 / 你必須走一條無知的路 / 為了要擁有你不曾擁有的 / 你必須取消你的擁有 / 為了要抵達不是你所在之地 / 你必須走過非你所走之路 / 你不知道的才是你唯一知道的 / 而你的擁有正是你的沒有 / 你的所在則是你的不在」晚年的艾略特，以正相反生的智慧哲思，道盡生命的本質。的確，柯錫杰就是敢於取消他所擁有的，才擁有他所不曾有的。

就像他來紐約闖蕩之前，柯錫杰在臺灣已經是赫赫有名的攝影家，拍過指揮家郭美貞、雕塑家楊英風及名舞蹈家黃忠良等等名家，早已建立了他在現代攝影的地位。但是，他取消了他所擁有的光環，毅然赴美，重新開始。憑他的資質與努力，他又成功地擁有不一樣的光環，然而他又再度取消了他的擁有，把自己丟入一無所有的境地。

畢卡索 (Pablo Picasso) 說過一句話：「消失是為了再生 (To destroy is to create)。」畢卡索每個階段的繪畫完成，

是為了消失，以為下個階段的繪畫誕生做準備，如果它不消失，畢卡索就只擁有原先的繪畫面貌，也就不會有創新的〈亞維儂的少女 (Las señoritas de Avignon)〉「立體派」的誕生，他也就不會被公認為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了。

邁向未知的柯錫杰，只帶了一個相機，二個鏡頭，幾千美元，就率性地出發了，他不帶半張地圖，要讓自己更隨興地走，乘興地拍，他要走的正是他不曾去過的無知之路。

南歐、北非八個月自我放逐

柯錫杰果真將心靈的桎梏一掃而空，恢復如兒童般的好奇的眼，如酒神般狂醉地起舞，向生命更大的舞台狂奔而去。他從紐約搭飛機，暫停留歐洲後，轉往荷蘭阿姆斯特丹，購一輛福斯廂型二手車，開往比利時、法國，穿越庇里牛斯山，到西班牙，沿著海岸線開到葡萄牙，之後繞道法國到義大利半島，再駛向希臘，在愛琴海的小島上進駐一個月。他一路行去，餓了就自己在旅行車上以小酒精爐煮食，累了就倒在車上呼呼大睡，要洗澡就跳入地中海，他的食衣住行簡單至極，有時為了養精蓄銳他住進旅館，洗去一身的勞累，甚至闖入天體營與美女共同淋浴。最後為了籌旅費他鋌而走險，到賭城蒙地卡羅試

手氣，蒙上天垂愛，他幾次出入，以非贏不可的信念賺進 3,200 美元，讓他鼓足信心，前進北非突尼西亞，進入撒哈拉沙漠，完成今生唯一八個月的壯遊。

孰謂「勇氣」？就是展現在柯錫杰身上的那種自我捨離的豁達與意志力。他覺得放逐的日子，他並不孤單，他整天看著光與影的追逐，十分興奮，他感覺自己彷彿一無所有，卻又擁有全世界。

而經過 8 個月的放逐對柯錫杰的攝影起了何種化學變化呢？柯錫杰說：「從此我的相機框出來的東西，都是有生命的。」難道他以前拍的作品都不是有生命的嗎？

其間的差別就在於「我把自己放空了」他說：「原來把自己放空，沒有任何目的性，沒有對攝影的預先要求和設想，最能企及藝術的境界。」那種放空之後不帶任何目的性的拍攝，正十分契合康德 (Immanuel Kant) 的美學「無目的之合目的性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所以柯錫杰以為拍攝最主要的是「無心」，他說：「『無心』讓我的感受力更為敏銳，可以看到大自然表現以外的深層的美。」

西元 1979 年的流浪生涯，柯錫杰深入異國他鄉，是他對新視覺的探索，更是對「心視覺」的尋繹。他的攝影猶如脫胎



▲ 柯錫杰《行》西元 1979 年攝影。

換骨，產生莫大的質變，他不諱言：

「拍攝無人的風景照是我流浪時期的新挑戰。」先前他西元 1961 年自「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とうきょうそうごうしゃしんせんもんがっこう）」學成返國後，一向對拍攝人物或人體情有獨鍾，風景攝影寥寥無幾，只拍過月世界。而紐約時期，他以拍攝時尚攝影為主。

以「心」為觀景窗的「心象攝影」

因而這個得來不易的挑戰，竟是他在美國商業攝影浸淫 12 年後，在東西文化思潮的衝擊下，以放空的心境觀照風景，個人的生命體驗在放逐中，逐漸沉澱為創作基調，形塑出他既有現代的極簡又含攝一種東方靜觀的禪意，以「心」為觀景窗的「心象風景」。

尤其柯錫杰孤身進入撒哈拉沙漠，往往半個車身陷入沙海中，在熱氣蒸騰的乾渴中，幸因他早年的逃兵經驗，磨練出卓越的求生本領，安渡風險。有一回他在冰冷的大漠中醒來，忽見黎明時分蔚藍的天邊仍高懸著一顆孤星，他直覺那顆星子就是他，在瀚海無垠的沙漠中獨自發光，他在撒哈拉沙漠找到他的歸屬感。

這顆天涯孤星，以他的「攝影之眼」所呈現的「心象攝影」，的確流露著孤絕又簡潔的美感，他的作品彷彿是一位漂泊



▲ 柯錫杰《白衣》西元 1979 年攝影。

者的心靈獨白。

那張〈行〉（西元 1979 年），浩瀚的蒼穹下，地平線上只見一位騎驢披著白袍的女人與一截半露枝桠的樹，純淨的畫面，有如元代馬致遠〈天淨沙〉中所描寫的「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

天涯」的意境。那是柯錫杰在前往撒哈拉沙漠途中的突尼西亞村落，瞥見那位婦人，在情與景交融中，瞬間定格成永恆，猶如是孤獨的旅人漂泊在遠方的告白。難怪柯錫杰說：「我看到她竟彷彿看到我自己，也如這宇宙間孤零零唯一的存在。」畫面透顯著幾許蒼涼的美感，含藏著柯錫杰踽踽獨行的心境。

〈白衣〉（西元 1979 年）當白衣婦女正走入巷子，向白牆走去，一個轉彎處

成為柯錫杰的框景窗，他框住的不只是一個外在的景，更是瞬間即將消失的內在情景，那畫面中間的白，像是一盞人類存在的無玷之光。〈老祖母瑪麗亞〉（西元 1979 年）白屋斑駁的紋路輝映著天空雲彩的飄游，老祖母的笑容，使黝暗的室內熠熠生輝，室內充滿光影的對比張力形成另一種和諧。

〈米柯諾斯教堂〉（西元 1979 年）在光與影的交織中，更凸顯出希臘島上教



▲ 柯錫杰《老祖母瑪麗亞》西元 1979 年攝影。

堂的聖潔與雪白，尤其教堂的建築凹凸起伏十分奇特，彷彿是藍天下唯一昂然矗立的聖殿。相對於一般民房的〈兩支〉（西元 1979 年）屋簷的暗影與白牆明亮的強烈對比，深藍色的天空與淡紅棕色的牆面之間，又凸出兩支白色的煙囪，極簡約的色面構成，直契繪畫上 60 年代中期以後的低限主義風格。無車馬喧的靜謐，彷彿它已經遺世獨立許久了。

刪繁就簡的低限主義風格

最具低限主義簡潔的幾何色面構成的是〈等待維納斯〉（西元 1979 年），大片

色塊深淺不同的天空藍與海底藍，中間平直的地平線，右方垂直的白牆分割出紅色的長方形格狀木窗，幾塊橫直長方形的色塊，架構出希臘愛琴海的浩瀚。在萬物流變中，柯錫杰以簡明的幾個色塊，鋪陳出超越時間之外的寧靜詩境，單純之中寓含豐富的意象。這些作品彷彿是柯錫杰放逐中追尋內心世界的冥想，是現實的景物折射出心靈的鑑造。

為何柯錫杰總能採擷到天地中最自然獨特的景呢？外在現實的景色無法改變，然而在他的鏡頭框景中卻又如繪畫般超越了外象。他那種「刪繁就簡」的本事，彷彿



▲ 柯錫杰《等待維納斯》西元 1979 年攝影。

是「溺水三千，只取一瓢」，那一瓢已涵容整個天地，是純淨、素樸、寬闊、寂靜、神秘、原始等能量匯萃而出的空靈無染的境界。

柯錫杰的撒哈拉沙漠最令人震撼的是，那麼大片的沙漠他竟然拍出光影陰陽向背與層次分明俐落的曲線轉折韻味，彷彿天地屏息凝住在那一瞬之間，完全體現老子「少則得，多則惑」的哲學意涵，柯錫杰再次展現他「刪繁就簡」的高度凝聚力。他說：「拍沙漠，我一部分、一部分地取，在遼闊中找出細節，會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那種說不出的美感，是他拍出大自然雕刻出的鬼斧神工。在「一沙一

世界」中，攝出了大漠單純而宏偉，柔軟而神祕的魂魄。30 年前我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看到這張〈自然的韻律〉（西元 1981 年）即被深深地震撼，於今仍餘波未了。

這是柯錫杰繼西元 1979 年首次赴撒哈拉沙漠因裝備不足抱憾而回，卻感覺前世來過，內心不斷燃燒起飢渴的攝影慾望，終在西元 1981 年再度赴大漠，迸發出史詩般的生命力作。這回他遭遇狂烈的沙風暴奇襲，幾乎命喪滾滾黃沙，他仍玩命按下快門拍出〈沙風暴〉（西元 1981 年）。柯錫杰說：「我的攝影就是我的風景，我拍的是柯錫杰心裡的風景。」柯錫杰的心裡風景是什麼？也許就是他的審美深度與他



▲ 柯錫杰《兩支》西元 1979 年攝影。

的生命深度交疊時的瞬間感動。就像柯錫杰一看到撒哈拉沙漠就直接跪下來，直覺他回到故鄉，接上了生命的源頭，終於拍出動人的「心景」。

戀曲 1985，樹與牆共生相依

這位天生的浪子柯錫杰，拍攝撒哈拉沙漠時，早已懷抱必死的決心如一位草莽英雄，看到動人的沙漠之丘，只知奮不顧身地按下快門，不知周遭的危機四伏。沒喪身沙海的他，倖存活著回來，他終究遇到一位欣賞他、敬慕他的女子—舞蹈家樊潔兮。正如那幅柯錫杰流浪葡萄牙時所拍

的〈樹與牆〉（西元 1979 年），訴說著牆與樹的共生相依。

一棵蓊鬱開滿小白花的樹，倚立在一間有著裂痕的房子的白色牆上，茁壯的生命與衰老的破敗之牆，在衝突的張力中構成和諧之美。這是柯錫杰看到此景時如觸電般地按下快門。出乎意外的，幾年後的西元 1985 年它竟成就一樁美好的姻緣，因為樊潔兮從作品中讀出他渴望有個家的感覺，兩人的年齡即使相差 24 歲，但心靈相契，一起開展出敦煌舞蹈，又穿越千年的敦煌文化發展出超越敦煌舞蹈的「舞想·VU·SHON」。他們在生活上、創作

上相互扶持，心靈共同成長，著實是一對靈魂伴侶。樊潔兮說：「柯錫杰就像一顆太陽，發光、發亮，而我是月亮。」的確他們的名字一正、一反，恰是一陰一陽，相互契合。而柯錫杰於今年 6 月離世，享年 92 歲。樊潔兮在悲痛之餘仍充滿信心，要再以舞出敦煌的精神，讓她朝思暮想的名字在她的「舞想」中成就天長地久。

靜靜佇立的樹與牆，色彩飽滿而清晰，是柯錫杰第一次使用轉染法，在多次實驗後呈現他心中理想的色彩和對比，他才恍然發現：「我是在『作畫』而不是『攝影』。」因為轉染法能將照片的色彩印得像繪畫一樣，而保持幾萬年不褪色。

蘇東坡會是最大的攝影家

放逐，有人自甘自我放逐在他方，浪跡天涯為攝影藝術，如柯錫杰；而有人是被迫、被貶謫到他方，蘇東坡即是，他一貶到黃州，再貶惠州，三貶儋州，每況愈下。奇妙的是柯錫杰放逐後卻感覺他和蘇東坡的心境很相似。柯錫杰曾經在海南島（儋州）旅行時，尋到蘇東坡垂釣時所坐過的岩石，他坐在那塊石頭上遙想這位千古風流人物，柯錫杰說：「蘇東坡對世界萬物保持著欣賞的態度，是我最嚮往的。他一生遭受那麼多不公平的待遇，流放邊域，受小人陷害；但他仍在清苦的生活中，

在世間萬物裡，找到值得讚頌的真理，一個小小的事物就能引發他滿懷感動，那種胸懷，那種眼光，多麼令人羨慕。若生在現代，我相信他也會是偉大的攝影家。」

蘇東坡會是偉大的攝影家？柯錫杰稱許的是他看見平凡中的不平凡，對於大自然的一景一物，蘇東坡曾詠嘆：「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間者便是主人。」的確，只有當他因烏台詩案，被貶至黃州，當個閒差事的團練副使時，頓時成為一枚閒者，他才是大自然的主人。由於官職卑微，生活寒儉，蘇軾不得不在黃州城東外的坡地，率領家僕墾拓荒地，耕種營生。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宋代這位大文豪、大書法家，在困頓時他的藝術醒轉了。

蘇東坡的〈定風坡〉：「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遙想蘇軾為人陷害，押解至烏台被判死刑，那莫須有的罪名，使他萬念俱灰，坐牢期間，幾次瀕臨被殺，他也企圖輕生，經多方營救，倖免於死，謫放黃州。往往生命的絕處，竟是光的所在，這首〈定風坡〉是蘇軾寫他在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的



▲ 柯錫杰《自然的韻律》西元 1981 年攝影。



▲ 柯錫杰《敦煌之晨》西元 1986 年 攝影。

人都狼狽不堪，他卻一派悠閒，一邊吟嘯，一邊徐行，漫步雨中，沒什麼好擔驚受怕的，不久風停雨止，迎來陽光，而他的心情是「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輕安自在。那是何等的心境轉化，才能在回首來時路時，體悟到生命的風雨是災難，也是恩寵，是晴是雨，是悲是喜，卻可以有著放下的淡定。

蘇東坡率真、灑脫的氣定神閒，隨著人生的閱歷與生命的精進，更涵養了一份豁達的胸襟，尤其是最為人稱道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叱吒風雲的千古風流人物，終要在時間的淘洗中，隨著潮來潮去大江東去，生命的一切也都將消散如煙，死滅如灰。慨歎人生如夢的蘇東坡，只能在大江之濱，以一杯酒獻祭江中月，他獻祭的是那千古豪傑，也是自己一生的哀樂際遇，如儀式般的簡單手勢，他所護持的是「行於所當行，止於不能不止」的生命美學，就生死由它吧！

寒食帖詩書融為一體，天下名帖

而蘇東坡書寫於來黃州第四年的〈寒食帖〉被稱譽是繼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姪稿〉之後的天下第三名帖。

他的兩首詩卻又道盡他貶謫到黃州的寒儉生活與悲苦心境，尤其是第二首詩：「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大雨滂沱，小屋如一葉扁舟在水煙中，廚房空蕩蕩，只能用那一口破竈燒著濕淋淋的蘆葦，勉強煮些簡單的糧食度日，卻見烏鴉銜著紙飛，才知今日是寒食節。國君門府森嚴重重，祖墳遠在萬里，我心已死如灰，無法回鄉祭祖，也無法回京報效朝廷。蘇東坡由一位進士原在神宗時任祠部員外郎，位高權重，而今只是一介低微的地方官，怎不叫他黯然神傷。

蘇東坡淒苦、鬱悶的心境，完全揮灑在字裡行間，用筆隨著情感的起伏而跌宕不一，有時疏放，有時凝聚，在輕重疾緩之間，詩書渾然融為一體，既抒發他胸中的鬱抑，也流露他書法美學「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的境界。

放逐，迸發創作的磅礴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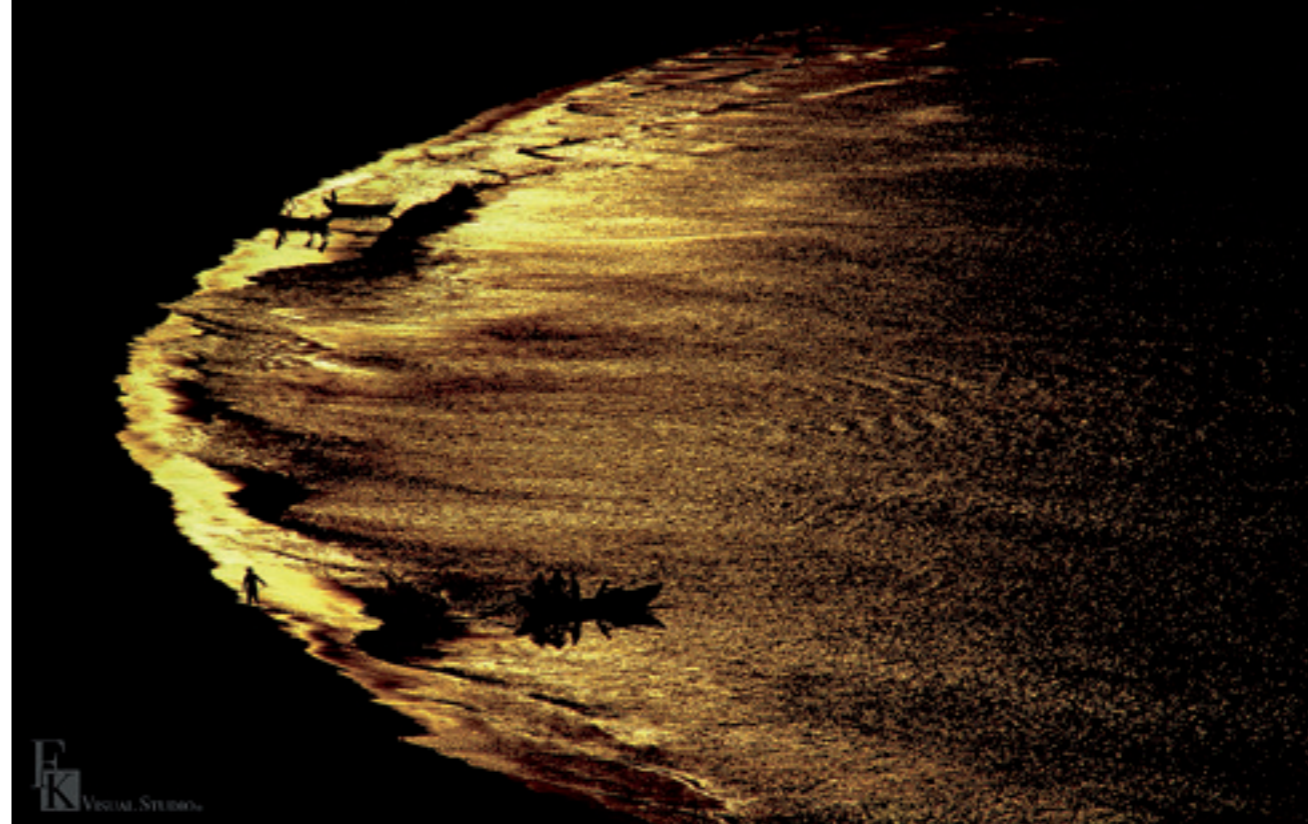
蘇東坡的人生是一眨再眨，由黃州到儋州，人生起伏跌宕，吞進人間悲喜，嚼盡世事滄桑，仍然跳脫災難，曠達處之。而柯錫杰的一生是一放再放，為追索攝影藝術，他一再放下顛峰事業，放下虛名，豪不後悔，寧可浪蕩一生，以心象攝影為

生命依歸。

少年時曾經嘗試寫詩，夢想成為文學家的柯錫杰，他的攝影在情境上著實盈滿詩情畫意，如〈敦煌之晨〉（西元 1986 年），一片紫得透亮的天空，在漆黑中伸展的枝幹與蒼厚樹葉的濃密，聚散有致，烘托出下弦月與金星的對話，如詩如畫的情境氛圍，有如水墨畫一般。再如〈雲起南方〉（西元 2005 年），簡約婉轉的梯田線條，逐漸淡入在一片空濛的煙嵐中，充滿了濃淡的層次與繪畫性，有如蘇東坡的詩詞意境。〈金海〉（西元 1988 年）黑與金交織成的圓弧海面更顯金碧輝煌，柯錫杰在福建高山上，為拍月亮反而捕捉到天剛發亮時，金光燦爛，稍縱即逝的美景。

蘇東坡說：「凡萬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柯錫杰也深感萬物都有可觀之處，即使一片不起眼的葉子，也可以拍得熠熠生輝。許多人曾與柯錫杰一起到外地拍攝，但是回來後每個人幾乎不約而同地說：「我怎麼沒看到這個。」柯錫杰覺得無聲的大自然中，卻有無窮的生命力等著我們的心和眼去探索，而藝術就是要拍出風景裡與人的對話關係。所以他不只用眼睛，更透過心去看，透視自然深度裡蟄伏的人文，拍出他的心象風景，走出臺灣現代攝影第一人。

柯錫杰認為：「攝影作品要讓人感覺



▲ 柯錫杰《金海》西元 1988 年攝影。

像讀一首詩。」要給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如果柯錫杰是用攝影寫詩，在精微中映現宇宙之大，蘇東坡就是以詩詞攝影，兩人都表達出抽象的精神意境，放逐中更深入地品味生命，凝塑出一顆尊貴的詩魂。

被放逐或自我放逐，都是一段生命的轉折點，而生命的本質也應是一種放逐，生命才不膠著於一定的軌跡。放逐既是與家鄉告別，也是與自己的過去告別，在放逐的人生況味中，孤獨的生命更親近自然，更細膩地從靜觀自然中默察天地萬物生成變化之道，湧現靈視之眼，迸發創作的磅礴能量，成就一首無言的史詩，詮釋生命的存在方式，他們活出的是一種超越處境的泰然，以更純粹的藝術建構生命的尊嚴，蘇東坡如是，柯錫杰亦如是。游

參考書目

1. 柯錫杰 〈心的視界—柯錫杰的攝影美學〉，大塊文化，西元 2006 年
2. 金惟純等 〈轉動鏡頭的頑童—柯錫杰〉，典藏藝術家庭，西元 2008 年
3. 樊潔兮 〈有女飛天·潔兮·舞想〉，大塊文化，西元 2017 年
4. 余宜芳 〈宇宙遊子—柯錫杰〉，天下文化，西元 1997 年
5. 南方朔 〈回到詩〉，大田，西元 2005 年
6. 鄭芳和與樊潔兮一席談，西元 2020 年 10 月 15 日